

中国空军悲怆战史
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长空血

先轸◎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空血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空血/先轸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39-4039-2

I.长… II.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8435 号

长空血

作 者 先 轸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039-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题 记

在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里，有这么一支军队，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这支军队的士兵们，也随时都准备赴死，这就是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

在绝大多数时候，中国空军都是在极其恶劣的形势下作战，甚至连陆军经常拥有的数量优势都没有具备过。战争结束后，中国空军里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实现了他们在空军军官学校里的誓言——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七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硝烟和机鸣都已经散去，而那些生前在蓝天上孤独地战斗的飞行员们，身后却依然寂寞地长眠。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唤醒这段回忆。

谨以此书献给抗战中英勇战斗过的中国空军战士们！

目 录

001/楔子

005/笕桥航校

第一章

当时飞行员的津贴加上各种补助几乎是陆军普通士兵的十倍，陆军曾经有人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责问军委会，军委会的回答是：你知道平均每个飞行员能活多久吗？

053/转战昆明

第二章

随着相机的一道闪光，时间在这一刻定格：1938年8月14日。

这时战争爆发已经一年，而这个日子，以后会成为中华民国空军的纪念日。

083/雏鹰高飞

第三章

杨赐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因为现在已经提不出大队长的人选，有资格当大队长的飞行员已经全死光了！”

他顿了顿，接着说：“就连现在的中队长，也是上个星期刚接任的，在他之前，一年内我们换了八个中队长，平均一个中队长只能活一个半月。”

113/折翅

第四章

这时，方啸云忽然想起已经阵亡的乐以琴的一句话：“这万里长空，不但是我们的战场，而且还是我们的坟墓。”或许，林漠也和那些阵亡的前辈们一样，已经埋葬在万里长空了吧？

第五章 敌后/157

方啸云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盯着这位胆大得有点过分的北方村姑：“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你们……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你要找的游击队。”

第六章 长沙会战/191

当陆长枫驾驶着战机以近乎失速的俯冲方式直接往陆奥号的弹药库位置撞去时，陆奥号战舰指挥室内的海军们甚至能看到这名中国飞行员平静的神情。

然后，冲天烈焰和猛烈的爆炸声包围了这艘象征着日本海军的光荣的战舰。

第七章 桂南会战/215

方啸云转头看去，这两名军官都是少校军衔，但穿的并不是空军制服，看样子也不像是作战部队的。这让他有点儿奇怪，但还是回答道：“是的，长官，请问有什么事情吗？”其中一名军官点了点头说：“上尉，恭喜你，因为你以往在战斗中的表现，军委会决定授予你六等云麾勋章，七中队同时获得这枚勋章的还有赵鹰中尉，请问他在哪里？”

第八章 绝唱/245

他轻轻地把胡心枚搂在怀里，吻着她眼角的泪水：“如果说我们空军已经战败，那就由我来为它演出最后一幕吧，这也是我的责任——和陆长枫、林漠、赵鹰他们一样，这是我的责任，如此而已。”

胡心枚低声说道：“啸云，我又看见那一团燃烧的云了！它烧得那样壮美，那样灿烂！啸云……我看见你了……”她缓缓地倒在地上，胸口抱着方啸云的那柄短剑，鲜血在朝阳的映照下，浸透着短剑上“国土未复，军人之耻”八个字。

尾声/265

附录：血祭长空英烈/268

楔 子

陪都重庆 广阳坝机场

在数年来的战争中，弱小的中国空军已经把最后一滴鲜血洒在万里长空，现在重庆的上空已经不再有中国空军的飞机存在。

“我所在的地方与其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倒不如说是日本空军的后院，他们可以随意在这里出入！”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霍恩说道。他正站在机场的跑道附近，身边站着几个神色木然的地勤人员清洁地面，但霍恩觉得这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机场上已经没有可以作战的飞机。

和霍恩同时来到中国的是志愿者斯坦利，他是美国某民间飞行协会的会长，来中国的目的仅仅是应记者的邀请，作为内行人对这场遥远的空战进行点评。崇拜英雄的美国人对这种发生在数千英尺高空的战斗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高速的飞行、骑士般的决斗和胜利的凯旋是许多美国人心中的梦想。但到中国以后，斯坦利看到的却绝非他想象的那种决斗，就在三天前，木头翅膀的 I-15、I-16 被日本人的 11 式零战再次屠杀，中国空军仅剩的几架飞机降落后，飞行员爬出驾驶室就流着眼泪说：“我们根本还不了手！”他还记得当时那飞行员额角的鲜血混合着泪水流在他的飞行服上，血迹斑斑的飞行服让斯坦利能感觉到驾驶着这些

破烂家伙的中国人遭遇到的是怎么样的一场战斗。

地面上的鲜血已经凝固，那是昨天日军轰炸机留下的战果，它们摧毁了中国空军机场上最后的三架飞机和战机里面的飞行员。看着地勤人员近乎呆滞地清扫着跑道，斯坦利摇了摇头，对记者霍恩说道：“先生，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或许中国空军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事实如此。”霍恩无奈地说道。

这时机场的空袭警报忽然响起——日军空袭！刺耳的鸣笛声撕裂着每个人的耳朵，斯坦利匆匆对霍恩说道：“不会再有战斗场面可以拍摄了！我们去掩蔽处吧！”

霍恩答应一声，收起照相机和文稿准备离开这里——这意味着他来中国的任务到今天也已经结束。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飞行服的军人往机场角落一架孤零零的飞机跑去，那是架老旧的道格拉斯 O-2 型教练机，或许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坏的飞机了——斯坦利是这么想的，他赶紧上前制止这位飞行员：“嘿，先生，你想干什么？”

那飞行员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脸色苍白得可怕，但眼睛却很黑很亮，他额角包扎着一块白布，那里正往外面渗着丝丝鲜血。斯坦利认识他，他就是前几天空战唯一幸存的飞行员，也是他哭着说根本无法还手，现在看起来他已经从激动中恢复过来。只听这位飞行员淡淡地说道：“我去迎敌，日本人已经来了。”

看到这一幕的霍恩立刻跑了回来，关注着即将发生的一切。听到这飞行员的话，斯坦利摇头道：“先生，你这是去送死，相信我，这不会有任何作用。”

飞行员嘴角露出一丝平静的笑容，他说：“那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再见了！”他说再见的时候，不只是面对着斯坦利，还面对着那些木然站在不远处的地勤人员。

说完这句话，他登上这架已经陈旧到几乎可以成为文物的飞机——

这飞机并不比他自己年轻多少，然后转头对霍恩说：“先生，中国空军只要还有一架飞机，还有一个飞行员，就绝不会成为历史名词！”

看来他听到了霍恩刚才说的话，但霍恩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在本子上记下这句话，他看着这位飞行员平静地进入飞行舱，看着这架陈旧的飞机发出巨大的声响，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木制的机翼从他们头顶上一掠而过，往日军飞机来袭的方向飞去，孤零零的身影宛如天边的一只孤鹰。在它前方，是庞大的11式零战和97式轰炸机混编的日军机群，它们的机翼甚至遮住了太阳的光芒，现在，它们正如同死亡屏障般在这架笨拙到让人嘲笑的教练机面前展开。

望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霍恩忽然问道：“斯坦利先生，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斯坦利沉默了一会儿，才答非所问地回答道：“如果现在还有一架飞机，我愿意和他并肩作战。”

轻巧的日军零式战机宛如表演戏耍一般，围着这唯一的中国空军飞机翻滚爬升——日军飞行员们并不急于击落这架笨拙可笑的飞机，他们在享受着猫捉老鼠的乐趣。而这架教练机就像陷入网中的飞鸟一样徒劳地到处乱撞，用尽所有可能的力量反击敌人，但日军飞机总是很随意地就躲开它的攻击，然后又一个灵巧的转折掠过，将它远远抛下。

地面上的近百万市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躲进防空洞，他们站在街头、楼顶、山坡上注视着这几乎不能称为空战的战斗场面，或许是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位飞行员的无奈和耻辱，或许他们并不想再看到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终于有一个穿着学生装的女孩大声哭了出来，她叫道：“不要再打了！”

边上的人都跟着叫了起来：“跳伞吧！不要再打下去了！”这些从嗓子里逼出来的声音中带着很多哭腔，是的，这种战斗又有什么意义呢？

日本人的轰炸机开始投下炸弹，巨大的爆炸声和浓浓的硝烟在山城

中升起，但并没有什么人去防空洞躲避，他们依然仰头注视着空中的这场战斗，这架陈旧的中国空军教练机宛如全副武装的堂·吉珂德一样，义无反顾地冲向不可知的敌人，结果却只是碰撞得头破血流。终于，日军飞行员们玩腻了这种游戏，其中一架涂着三颗星星的零战瞄准这架中国飞机发了几个点射，中国飞机的机翼下方立刻冒出黑烟，本来就已经摇摇晃晃的飞机随时可能坠落。

看到这一幕，地面上的市民都大声叫道：“跳伞吧！跳伞吧！飞机就要掉下来了！”

这时，那位飞行员眼前仿佛各种情景一闪而过，有西湖的断桥、苏堤的杨柳和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伙伴们，还有那笑颜如花的西子姑娘。他缓缓地闭上眼睛，握在控制杆上的右手一紧：该是作出选择的时候了！你还记得你当初的誓言吗？

这时，地面上的人们可以看到，正在坠落的飞机忽然机头一昂，用它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往最近的一架日军飞机撞去，但这架日军飞机只是轻巧的一个转折，就躲过了它最后的这次攻击。然后，这架冒着黑烟的教练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翻滚着坠落在山的那边，坠毁的爆炸声从远处隐隐传来。

这时，整个陪都一片寂静，所有人都默然站在那里，任由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在身边爆炸，整个世界仿佛都已经死去。就在这一天，美国入霍恩在他的新闻稿上写下这样一个标题：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战斗。

而历史和时间就在这一刻定格——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

第一章 笕桥航校

当时飞行员的津贴加上各种补助几乎是陆军普通士兵的十倍，陆军曾经有人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责问军委会，军委会的回答是：你知道平均每个飞行员能活多久吗？

1937年7月19日清晨 杭州火车站月台

“方，你知道什么是飞行员吗？”海因茨·冯·史奈德对站在自己面前的四名年轻的中国人问道。他身形瘦高，脸部棱角线条和深邃的眼睛都透出日耳曼人的特征，看起来冷静而优雅，但这种外表却依然不能掩盖他身上继承的容克贵族数百年来的人气质。

海因茨很快就要离开中国，他将作为第二批奉命回国的德国教官中的一员，从杭州转车前往南京，并从那里登上飞往柏林的飞机。但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严谨负责已经成为他们性格中的一部分。他希望能用这最后的一点儿时间，教给这群他曾经的学生们一些东西——某些在笕桥航校那群粗鲁的美国教官那里学不到的东西，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空军骑士，而不是只会开着飞机耍特技的小丑（他就是这样看那群喜欢做飞行表演的美国人的）。

方啸云并没有回答海因茨的问题，他知道这位教官肯定还有话要说。在笕桥航校这段时间，海因茨对方啸云算是非常优待，经常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给他做特别训练。而在海因茨看来，方啸云是个很不错的飞行员，他天赋很好，人也很聪明，甚至比许多德国飞行员都优秀，要知道，想让高傲的容克贵族承认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但海因茨并不认为这就能说明方啸云是一名真正的飞行员——想成为空中骑士绝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说道：“方，那些美国人认为只要能在天上飞，能用机枪攻击就是一名合格的飞行员，这实在是一种可笑的想法。要知道，蚊子也能在天上飞，也能攻击别人，但蚊子并不是飞行员。”

听到海因茨的话，方啸云和其他几个航校学生都忍不住露出笑容，或许是由于一战中美国人趁火打劫的原因，也或许是民族性格的原因，航校里面的德国教官向来都看不起那些美国教官，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粗俗的无赖。

海因茨接着说道：“空军之所以是最高贵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作战的战场最高，而是因为它从诞生以来，就延续着骑士的精神，勇敢而不残忍，优雅而不懦弱。要知道，就算是在1916年索姆河的地狱里，空军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风度。方，我希望你们以后在战争里，也能像骑士那样作战，而不是像蚊子那样。”^①

方啸云淡淡地回答道：“教官阁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应该知道，这场即将爆发在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战争，绝不是你认为是骑士之间的战斗，这将会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生死较量，而在这种较量里，骑士精神不会再有生存的空间。”

海因茨固执地说道：“不，不，空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原则并恪守荣誉。还有，我发现你们对日本人非常痛恨，这点我可以理解。但你应该明白，作为一个飞行员，你的目标应该是击落敌人的飞机，而不是杀死敌人的飞行员。任何无意义的杀戮和残忍都和空军的身份不符。”

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海因茨发现中国飞行员们往往更感兴趣的是杀死日本人，而并非击落敌机，甚至还有在训练中对着跳伞模型开枪的现象——中国空军的长官们居然也不禁止，反而认为这对提高士气

^①：这时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十二天，蒋中正也于两天前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表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而海因茨所说的战争，指的就是这场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事实上，日本政府也是因为局势急转直下才加紧催促德国政府召回自己的军事顾问团。虽然海因茨声称自己绝不会听从那位“来自奥地利的流氓无赖”的命令，最后却还是屈服在国内军官团的压力下，匆忙了结自己在杭州笕桥航校的课程，踏上回国的飞机。但这并不影响航校学生对他的尊敬，事实上，如果那天是假日的話，整个初级班的学员都会来送他的。

有好处。这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残忍的行为，和空军应有的作战原则相悖。

但海因茨的这些话却让赵鹰他们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报纸上看到过五年前日军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的照片，遍地的尸首、燃烧的废墟和哭泣的孩童都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难道日本人的飞机会自己跑来轰炸我们的城市吗？还不是那些飞行员干的？我们杀死这些杂种只是复仇，绝不是什么无意义的杀戮和残忍，看来这位德意志空军军官并不知道在东方的战争里向来都没有什么骑士精神。

方啸云摇头道：“我痛恨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他们的飞机。教官阁下，如果你处在我们的立场，也会和我们持同样的态度。”

海因茨不再说下去，他明白，在被欺凌数十年后，这群中国士兵可能永远也不能像自己在西线那样，把英国飞行员当成值得尊敬的敌人和同行。这时，火车头传来两声鸣笛，车很快就要开了，海因茨对方啸云他们点了点头表示告别，然后提起身旁的箱子往火车走去。方啸云和他的伙伴们立正站在那里，以最标准的姿态向这位德国教官敬礼。他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里，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理应享受这种礼遇。

忽然，海因茨转过头来说道：“方啸云、林漠、陆长枫、赵鹰。”虽然海因茨幼年生活在青岛，但说出这些拗口的中国名字还是很艰难，他费劲儿地说道：“作为你们的教官和朋友，我想我还应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虽然我并不想这么做，但我觉得你们应该像真正的军人那样勇于接受这个事实。”

方啸云他们互相对望一眼，说：“请说。”

这时，海因茨那张冷静到近似冷酷的脸上居然露出一丝同情，只听他说：“考虑到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之间的差距，如果战争真的爆发，我认为你们从航校毕业后将不能生存超过九个月的时间，或者更短。”

听到这句话，方啸云愣了一下，然后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显然，他并不相信日本人能在九个月内就摧毁中国空军。难道我们会比那些日本人差？虽然方啸云考入笕桥航校第七期不过七八个月时间，期间除去

大约半年的普通士兵军训，合算起来也不过进行了一两个月的常规飞行训练（虽然他学得很快），那些比较高级的课程都还根本没有接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信心。在他看来，海因茨这句话应该送给那些日本杂种。

而赵鹰等人脸上也露出被侮辱的神色，他们觉得海因茨是在蔑视中国空军，凭什么就这么看不起人？难道小鬼子都是三头六臂？或许我们应该给日本人一个狠狠的教训，这位日耳曼人才会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飞行员。

看到这些年轻人不屑一顾的表情，海因茨忽然想起一战中自己的那些空军战友，一切都仿佛是历史重演，都是一样的信心十足，一样的永不认输。但最后，无论自己曾经多么拼命奋战，却依然败在联军强大实力下。或许，这群中国人的命运注定也是这样，很可能他们会更惨，只希望到时候他们能接受这种命运。

于是他不再辩驳，只低声说：“到那时候，希望你们能像真正的骑士那样面对死亡和失败。”说完这句话，海因茨转身走向正在缓缓启动的火车。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方啸云他们沉默半晌，缓步走出月台。

这时，骄狂的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肆虐着这西子湖畔的如画山水，方啸云深深地吸一口气，大步迎了上去。

2

方啸云他们离开火车站，立刻疾步往火车站门口的电车站台走去。今天上午虽然没有诸如空气动力学之类的理论课程和他们期盼的飞行训练，但却有政治部每周例行的训话和会议。尽管政治部教官与海因茨这种苛刻的家伙比较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宽容，但航校严厉的军规谁也不

敢轻易违反——他们并不想在禁闭室里待上一天。

但从这里回杭州东郊的笕桥镇只有一班电车，他们等了大概二十分钟，电车还是没有来，都开始有点儿不耐烦，这时林漠忽然问道：“啸云，你相信教官说的话吗？”

方啸云还没有回答，赵鹰就不屑一顾地说道：“他以前说的关于飞行的东西我信，今天说的……嘿，可能他以为只有德国人会飞行……我倒希望他能留在中国，看着我是怎么一架一架把那些日本杂种的飞机给打下去！”

方啸云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或许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用在现在这些航校学生身上是最合适的。在他们看来，自己和飞机的生命统统都掌控在自己手里，天赋、汗水加上一颗勇敢的心，怎么可能会败在敌人手里？或许航校半年多的训练已经让他们觉得空战只是一种军人之间技艺和勇气的决斗，年少得意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承认技不如人？

陆长枫笑着说道：“看来我们得早点儿毕业才行！要不，就去求师兄们留下点儿日本人让我们杀！”

就在这时，宛如战火屠城后若隐若现的幽灵一般，远处的天际出现了三架日军飞机，机身上血红的太阳标志在初升的太阳下发出刺目的光芒，忽然出现的它们带来的威慑是如此震撼，仿佛要将整个杭州城吞噬。这是日军的 96 舰战，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它们就经常从停泊在海面上的军舰上起飞，对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做侦察和示威——尤其是后者。日本人认为这是种很好的威慑手段，对付这些懦弱的支那人，甚至不需要皇军真的开战，只需要对他们展示獠牙，支那人就会像日清战争时那样屈服在皇军的脚下。

日本战机很快就飞到了杭州上空，他们从西湖后面的凤凰山绕了一大圈，然后往方啸云他们这边飞了过来，或许是出自于炫耀武力的心理，日本飞行员故意把飞行高度压到了最低，战机甚至是在贴着屋顶飞行。他们并没有对地面扫射攻击，但战机带来的阴冷杀气还是成功地让地面上的人们惊慌失措。现在正是上班上学的时候，拥挤的人群在路上乱成

一团，到处都是汽车的鸣笛声和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寻找着可供躲避的场所。

方啸云抱起身边一个正在哭喊的小女孩，她看起来大概只有六七岁，长得很漂亮，穿着一身洁白的女子校服。小女孩摔倒在地上，衣服上沾满了尘埃和污秽，小小的脸蛋儿因为害怕而变得惨白。方啸云抱着她不停地安慰：“别怕，不会有事的。你看，它们就要走了！”

果然，这几架日军飞机并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仿佛在做飞行特技表演一般耀武扬威了一会儿，转头又往上海飞去。看到它们离开，地面上已经疏散的人们松了一口气，跑出来收拾散乱的东西。方啸云柔声对小女孩说道：“你是在哪里上学的？我送你过去。”

小女孩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回过神来，呆呆地看着方啸云却没有说话，方啸云无奈之下只得喊道：“谁认识这小姑娘？”

这时，不远处走过来一位大概三十来岁的男子，他过来抱住小女孩，不停地对方啸云说着谢谢，方啸云笑了笑，没有回答。正在方啸云他们打算离开的时候，那男子忽然发现他们身上穿着空军制服，脸色立刻变了，扑上来挡住他们问道：“你们是空军的？”

方啸云他们有点儿奇怪，心想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口头上几句谢谢就足够了，难道还非要来空军送一个奖状不成？方啸云点点头道：“我们是空军的……”

话还没有说完，那男子一个耳光打在方啸云脸上，把根本就没有防备的方啸云打了一个踉跄——他根本没想到收到的会是这种“感谢”，难道杭州人都习惯这么表达自己的感激吗？莫名其妙的方啸云抚脸愕然，但还没等他发作，身边的赵鹰已经反应过来，他上前一拳打倒了那名男子，骂道：“你他妈的有病啊？我们哪里得罪你了？”

那男子从地上挣扎着起来，和赵鹰扭打在一起。这时边上的人都聚拢过来，纷纷指指点点，看着这奇异的一幕。陆长枫和林漠连忙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这种在公众场合打架的事情如果让航校知道，很可能被开除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